

# 描東岸的華語與晚風

描東岸及時紀念小學 楊偉

晨讀聲是從鐵皮屋頂上滾過來的。我推開宿舍窗時，一年級的“小不點們”正在樓下的空地上早讀，平翹舌音咬得七扭八歪，像一群剛學會打鳴的雛雞。巷子裏的陽光剛漫過對面別墅區的鐵柵欄，把那排整齊的紅屋頂染成蜜糖色，而窗正對面的鐵皮房，此刻正被曬得發亮，像一塊平鋪在地上的錫箔，連屋簷下垂著的舊輪胎秋千，都在晨光裏晃出細碎的金斑。

作為華語教師的日子，總被孩子們的聲音切成小塊。一年級教室永遠像剛撒了把豆子，六隻黑亮的眼睛裏盛著按捺不住的雀躍。教“水”字時，有個紫羊角辮的小姑娘突然舉起手，說她家鐵皮房後面的水龍頭會“唱歌”，引得全班炸開了鍋，有人學水滴聲，有人拍桌子打節奏，最後我只好拿起馬克在黑板上畫了條歪歪扭扭的河，告訴他們“水是會跑的字”，才算把注意力拉回來。

二年級的課堂是浸在蜜裏的。有次教“家”字，一個男孩突然站起來，指著窗外說：“老師，鐵皮房也是家嗎？”我順著他的手指望過去，正看見鐵皮房的門開了道縫，一個穿花裙的婦人探出頭晾曬衣裳，陽光穿過她的發梢，在地上投下細細的金線。“只要有笑聲的地方，都是家。”我說這話時，全班都在點頭，連窗外的麻雀都停在窗臺上，歪著頭聽。

三年級的教室總飄著墨香。他們能背

《靜夜思》，會寫“鄉愁是一枚郵票”，甚至能在作文裏寫“鐵皮房的影子在夕陽裏會變長，像外婆的皺紋”。有次佈置看圖寫話，圖上是朵雲，一個戴眼鏡的男孩寫道：“雲是天空的信，風是郵差，把它送到鐵皮房的屋頂上。”我把這句話抄在黑板上時，窗外的風正好掀起窗簾，帶著鐵皮房那邊飄來的洗衣粉香，輕輕落在孩子們的練習本上。

週末的菜市場是被香氣泡軟的。週六清晨的露水還沒幹，竹筐裏的芒果已經熟得發亮，攤主用砍刀剖開一只，橙黃的果肉嵌著黑色的籽，像撒了把星星。我總在固定的攤位買番茄和洋蔥，老闆娘認得我，每次都多塞一把香菜，說“炒華語老師的菜，要香一點”。偶爾在巷口瞥見薯片的包裝紙，便忍不住買一小袋，揣在兜裏往回走，陽光透過椰樹葉落在薯片上，每一片都閃著金黃的光。路邊的炸香蕉攤飄著甜香，但我總在幾步外停下，看攤主用竹筷翻動油鍋裏的金黃色，像在欣賞一幅流動的畫，然後帶著滿鼻的甜香走開。

暮色漫上來時，校園裏的媽祖廟就成了我的秘密花園。拾級而上時，晚風總先一步拂過衣袂，帶著椰樹葉的清香。米高的媽祖像立在暮色裏，衣袂飄飄，像是剛從雲端走下來。晴朗的傍晚，風從遠處的海面漫過來，掠過廟頂的飛簷，帶著細碎的濤聲。我



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

常斜靠在護欄上，看夕陽把媽祖像的影子拉得很長，直到漫過整個屋頂庭院。風穿過廊柱時會發出輕響，像誰在低聲哼唱，遠處教學樓裏傳來孩子們的嬉笑聲，混著漸起的蟲鳴，織成一張柔軟的網。

有次在廟前看雲，手機裏存了十幾張照片。有的像棉花糖，浮在靛藍色的天上；有的像奔跑的小狗，身後拖著長長的白尾巴；還有一張，雲的邊緣鑲著金邊，正好罩在對面的鐵皮房上，像給那灰撲撲的屋頂蓋了塊金色的絨毯。我翻著照片笑，晚風突然掀起我的衣角，媽祖像的衣袂也輕輕“晃動”，像是在跟我分享這份歡喜。

昨夜吃完飯出門散步，巷子裏的路燈剛亮起，像串在黑絲絨上的珍珠。鐵皮房的燈也亮了，暖黃的光從窗戶裏滲出來，落在門前的水泥地上。有個小男孩在路燈下踢皮

球，球滾到我腳邊，他怯生生地望著我，我笑著把球推回去，他突然用生硬的華語說：“老師，雲，好看。”我抬頭，果然有朵大白雲浮在天上，被路燈照得泛著銀白。

回到宿舍推開窗，晚風帶著媽祖廟那邊的清香漫進來，鐵皮房的燈光還亮著，像顆溫暖的星。遠處的海面上，月光鋪了條銀路，從天邊一直伸到岸邊。明天的課堂上，或許可以教孩子們寫“晚風”，告訴他們，風裏藏著很多故事，有的來自海面，有的來自媽祖廟的飛簷，還有的，就藏在鐵皮房那暖黃的燈光裏。

夜色漸深時，蟲鳴漸起。我把手機裏的雲照片翻了又翻，每張都浸著描東岸的暖。原來安穩的日子，就像這晚風，不疾不徐地漫過窗臺，漫過課堂，漫過媽祖廟的石階，最後都落在心底，釀成甜甜的蜜。

## 教學中遇到的跨文化交際問題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陳利雅

在來菲律賓之前，前輩們一直提醒我們，跨文化交際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畢竟是教外國人中文的。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思維方式。我自認為在跨文化交際方面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20多年來跟很多外國人打交道，大家相處的都比較愉快。沒想到到菲律賓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就感覺到無意中犯了跨文化交際的錯誤。菲律賓地理位置是屬於東南亞的，但是菲律賓的教育和學生的思維是偏西方的。在中國老師相對嚴厲，要求學生有服從意識。老師認為我對你嚴厲，甚至批評都是為了學生好。學生也比較能接受和認可。但在菲律賓完全行不通。菲律賓的中小學，上課期間學生會不打招呼隨意進出教室，上課玩手机，多次提醒沒用，你也不能收他的手機。有時上著課學生就從椅子上做到桌子上了。我們班有個男士叫馬克，我課文教完後叫學生分組讀課文，之前那組學生讀得很好，沒怎麼扣分。等到該馬克讀時，我無意中說了一句，你看那組讀的那麼好，你

可不能扣分啊，誰知我話音剛落，馬克的臉色立刻就變了，不多久，眼淚也如斷線的珍珠一顆顆地落下來。我真的嚇了一跳，當時還沒意識到我說錯了什麼。下課了，我馬上到馬克旁邊問他，怎麼了，因為他是個很內向的孩子，他只是搖搖頭，什麼也沒說。這時候，其他同學對我說，老師，因為你拿他和別人比較了。

聽到這個，我才意識到我的錯誤，我馬上給馬克道歉，說老師是無意的，只是對你的期望比較高。還趕快去拿了幾塊餅乾給他表示我的歉意。一番操作後，蘇太財才露出了笑臉。

照理說經過這個小插曲後，我應該不會再犯類似的錯誤了。沒想到人的思維真的是需要時間才能完全改變的。前兩天，班上有個女生王靜雯，之前成績真的不錯，她的中文發音是班上最地道的，但她上課經常玩手机，這段時間學習態度不端正。

那天輪到她做值日報告，她說老師說什麼呢，我就說，那就說說你最近的學習態

度吧，你看誰誰誰成績那麼好還一直很努力呢，你呢？誰知我剛說完就意識到我又拿中國老師的那一套了。王靜雯性格開朗，有啥說啥，她立刻帶著怨氣脫口而出，老師，you compare（你在比較）我馬上說，但是你特別聰明，你的中文發音特別地道，聽到這些，她立刻臉上露出笑容。說了句“我愛你，老師”。經過這兩個小插曲，我是真的從心裏理解了菲律賓的“賞識教育、鼓勵教育”，教室張貼的標語是alone, you are smart, together, we are brilliant（一個人，你很聰明。一起，我們更出色）。當我給學生們讀其她同學好的作文時，他們都是發自內心的鼓掌，但並不認為自己就不好。他們沒有羨慕嫉妒恨，他們的眼中是真正的讚賞和肯定。事不過三，我知道從此之後我不會再犯類似的錯誤了。我也意識到跨文化交際不是簡單的來自課本知識的理解，而是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

真是書中得來終覺淺，欲知此事需躬行啊。

## 鄉音

僑中學院總校 劉芳

母親是安徽人，我卻是山東人。

父親是上世紀40年代逃荒到安徽的，在那裏生活了十幾年。母親嫁給他後，便隨他回了山東老家，此後一直生活在這片齊魯大地，直到2012年離世。

母親沒上過學，更不會說普通話。剛到山東時，她總用安徽話與人交流，多半時候別人都聽不懂。日子久了，街坊四鄰便給她起了個綽號——“蠻子”。母親性子溫厚，知道這稱呼裏沒什麼惡意，也就漸漸接受了這個特別的稱呼。她四十歲才生我，那時已在山東住了二十多年。

小時候跟著母親回安徽姥姥家，我明明能聽出安徽話和山東話截然不同，卻始終沒聽出母親的口音裏藏著安徽的影子。等我長些年紀，村裏仍有人喊她“蠻子孀子”或“蠻子瘦子”，都說她說話和本地人不一樣。我卻執拗地不認同，總覺得母親的話和我別無二致，都是地地道道的山東腔。每當有人那樣喊，我便氣鼓鼓地反駁：“我娘不蠻！你們為啥這麼叫？”他們總笑著解釋：“你聽不出來哩，我們一耳朵就能聽出她尾音裏的不同——這就是‘鄉音難改’啊。”

那時我不懂，只當是他們弄錯了。直到今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竟幸運地來到菲律賓馬尼拉的僑中學院教書，才真正讀懂了“鄉音難改”四個字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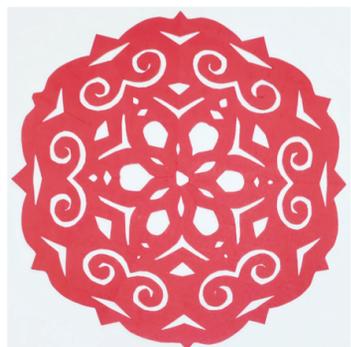
記得剛到僑中學院後的第一天課後，有一位學生就問我，“老師，您是山東的嗎？或者你老家是山東的嗎？”“你怎麼知道我是山東的呢？”我一臉詫異。

“老師，我是山東東平的，我感覺您說話有山東味。”那一刻，我忽然愣住了。恍惚間竟用山東方言給他聊了起來——原來那些普通話裏的細微差別，竟是難改的鄉音啊。

我們學校的華語老師有十個人，山東、福建、河南、四川的都有。大家開會、備課都說普通話，可說著說著，鄉音總會像初春的草芽般冒出來。河南的老師說“喝水”，“水”字總帶著點舌根的沉濁；四川的老師講“下雨”，“雨”字裏總裹著點川渝的綿柔；福建的老師提到“學校”，舌尖輕抵上顎的樣子，像把故鄉的海風也卷了過來。

如今在馬尼拉的課堂上，聽著來自天南海北的普通話，我漸漸明白：所謂鄉音，從不是字正腔圓的標準，而是每個人靈魂深處的烙印。它或許會被歲月磨得淡了，卻永遠不會消失。就像母親的安徽腔，藏在山東話的褶皺裏；就像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老師，把故鄉的水土，都揉進了普通話的輕重緩急裏。

原來那些被旁人聽出的不同，從不是“蠻”，而是故鄉留在我們身上的最溫柔、最深刻的印記。



剪紙——團花簇錦  
博愛公益教育中心 張金麗

## 納卯記

納卯中華中學 許建興

陽光正好。我背著行囊穿過馬路，走向學校，“納卯中華中學”幾個大字映入眼簾。近看，用中文整齊書寫校名的底下，附著一行英文。這行對照，也許它像給不懂中文的人一個注解，又像給識得漢字的人一聲提醒：此地已是異鄉。

大門敞開著，保安朝我點頭微笑。他牙齒很白，眼睛眯成細線，仿佛把滿溢的陽光都藏在裏頭。這熱情來得突然，恍惚間竟辨不清是刻意的表演，還是自然的習慣。無論如何，我的心與這所學校的距離，確乎近了些。

走廊很長。牆壁上掛滿名人畫像，底下綴著中英雙語的名言。孔子“學而不思則罔”的英文譯得板正，愛因斯坦“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的中文譯得拘謹。這些畫像列隊從走廊這頭延至那頭，似在舉行一場莊嚴的儀式。畫中人神情肅穆，目光炯炯，注視著每個經過的學子——或如我這般的過客。

教室門都敞著，每扇教室的門楣上釘著銅牌，刻著捐款人的姓名：洪某某捐、戴某某……名字排在一起，像場無聲的競賽，比誰能在異鄉的土地上留得更久。華僑的心，大約就是這樣一磚一瓦，砌進了學校的筋骨裏。

教室果然寬敞明亮。陽光透過大窗潑進來，把每張課桌洗得發亮。黑板上殘留著上節課的痕跡，幾個英文字母與中文造句並排而立，相安無事。後牆板報用雙語寫著“勤奮學習”之類的標語，配著稚嫩的圖畫。我想像這裏的孩子，用兩種語言思考，在兩種文化間穿梭，不知某個月夜，是否也會感到撕裂的疼。

操場很大。一角立著棵古樹，樹幹粗壯，樹皮皸裂如老人的手掌。它站了多少年？看過多少孩子來去？是否記得最初栽樹人的模樣？樹不語，只把影子投在地上，隨太陽緩緩移動。

操場中央，一群孩子在打球。叫喊、奔跑，汗水在陽光下亮得刺眼。球撞地面的悶響，鞋底擦過沙土的窸窣，歡笑與偶爾的爭執，混在一起升騰又散落。這是青春的聲音，無論在哪个國度，都如此相似。

幾只鴿子在操場邊緣蹦跳，不怕人，自顧啄食。一個球滾過，它們稍退幾步，很快又回原地。這些城市精靈，早已摸清與人類共處的法則。

旗臺旁的小樹長勢正好。枝幹尚嫩，葉



篆刻——毓僑中學  
怡省毓僑中學 岳贊

子卻已茂密。旁邊的草綠得發亮，像剛剛過漆。生命在這裏蓬勃生長，不分貴賤，不問來處。

我站在操場邊緣，望著這一切。陽光依舊很好，曬得人有些發暈。這所學校很美，美得近乎不真實。它是華僑用血汗堆起的夢，是漂泊者在異鄉為自己與後輩搭的避風港。那些捐款的名字，牆上的名言，教室裏的雙語標語，都在訴說一個群體對根的眷戀，與對新土的妥協。



書法——山居秋暝  
怡省毓僑中學 孫麗康

國畫——促織蓮聲  
北黎刺育仁中學 邢中蘭

